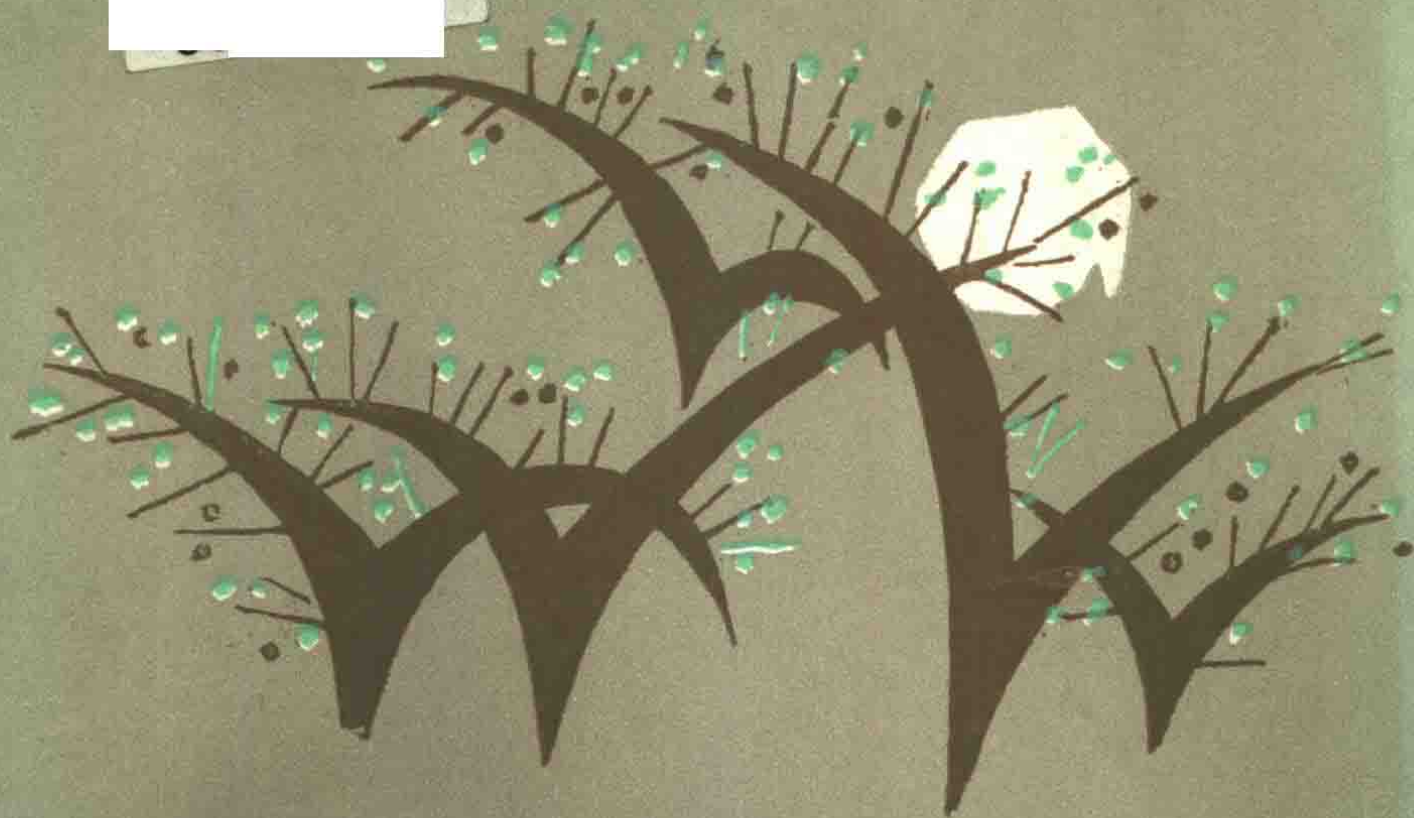




1984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

获奖作品集

作家出版社



1984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
获奖作品集

中国作家协会编

封面设计：王增寅

一九八四年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插页：3 字数：309千
198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2,000册

书号：10248·017

定价：2.90元

评奖与奖评

——在中国作协三项评奖发奖大会上的讲话

王 蒙

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这里举行三项文学评奖的发奖大会，检阅文学创作的新收获，检阅我们的新人辈出的文学队伍，展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的，近期又得到新的发展的思想活跃、创作繁荣、团结奋进的大好局面。

此次获奖的三种类别的六十五篇作品，首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是那种热烈而又清醒的、步履坚实而又勇敢开拓前进的时代精神。我们的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和一些中、短篇小说热情讴歌了“四化”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揭示了前进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开始致力于塑造新时代的改革者形象，探索历史的新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微妙的新变化、新信息、新问题。事实证明，读者最欢迎的仍然是这些紧紧拥抱着我们的时代，传达出历史前进的要求与亿万人民的心声的作品。人们对于文学艺术的规律的探讨越来越全面、深刻、细致了，这是大好事。但是，这里，扎根于人民的心坎与历史的洪流深处，反映生活、影响生活、推动历史的前进运动，仍然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规律中的规律，仍然是我们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力的最重

要的源泉。

我们还欣喜地看到，许多作品在思想概括、社会概括与艺术概括的丰富性、广阔性与深刻性上有明显的进展。在我们的文学园地里，正在出现站得更高的、气魄更加宏大、更富于历史的纵深感与宏观感的作品。这说明了，作家和读者正在“四化”的洪流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和开阔自己，正在不断地向新的更高的思想境界与智能结构前进。

艺术手法、风格的多样，也是这次获奖作品的一个特点。事实证明，只要去掉那些不合理的框子套子，我们的作家与读者是有相当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族，而今天的“四化”事业本身，就是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事业。艺术手法的多样，不仅是一个新鲜感和趣味的问题，也是一个思想的解放与智能潜力的发挥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使命息息相关的。

此次获奖的作者当中，初露头角的新人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是我们的文学事业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的标志。同时，此次获奖的作品中，部队作者写的与部队文艺刊物上发表的，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都占有突出的、引人注目的地位，这是特别令人高兴的。

此次评奖活动比较注意了充分发扬民主，力求体现出读者及由作家、评论家组成的评委会的“民意”，所有获奖作品都是严格地经过评委无记名投票而产生的，这就使得评奖结果更富权威性，更少偏差，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抵制了评奖活动中的某些冒头的不正之风。

当然，我们不会陶醉在已有的成绩里。整个说来，此次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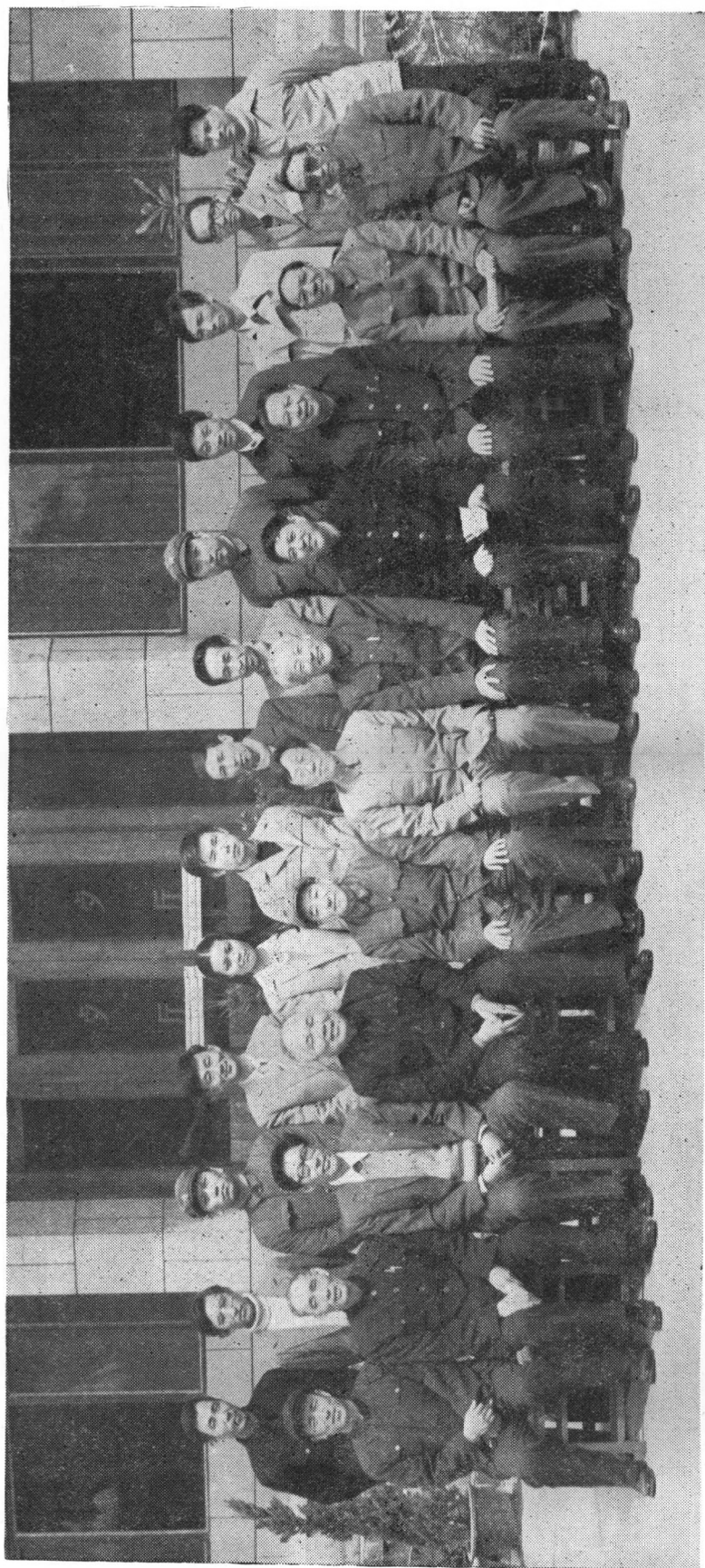
奖中的中篇小说与报告文学的成果比较丰盛，而一九八四年度的短篇小说相对来说则缺少激动人心、出类拔萃之作。怎么样更好地熟悉新的历史时期的生活，更加深刻有力地反映我们的时代，使我们的文学创作能够更多更好地为“四化”、为改革作出贡献，使我们的文学事业也和教育事业一样，做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还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努力。也就是说，与我们的伟大时代的波澜壮阔的生活相比，我们的文学还显得缺少足够的力量、深度，还不是那么精美和饱满。包括一些获奖之作，文风有日趋拉长的现象。当然，该长则长，该短则短。但一些作品不注意含蓄和精炼，或因卖弄术语与知识而不必要地搞得冗长，则是当前文坛之一病。至于说我们的有些作品还写得粗糙，还常常摆脱不了各种没有出息的老套子与新套子，更有一些粗制滥造、不负责任、格调低下之作，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开展认真的、民主的与严格的文学评论是多么重要。即使获奖的作品，也还大有可以分析、可以讨论、可以争鸣、可以批评之处。这是不足为奇的。文学作品是精神产品，对精神产品的认识难免有见仁见智的情形。另外，颇有一些文学作品，在某一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同时，从另一方面看，也有着未必不突出的缺憾和不足。古今中外都有这样一些颇有争议的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甚至是很高的价值。四平八稳的作品未必俱佳，有争议的作品未必皆不可获奖，获奖的作品未必不需要继续争议和批评。周扬同志早就提出过评奖之后还要有奖评，我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加强评奖后的评论。

我们还要看到固然我们的评奖活动对于繁荣创作、培养人

才起了和正在起着好的作用,但由于作品尚未经过时间的考验,以及工作上、人员上的种种局限性,评奖中,既难免遗珠之憾,也可能有某些作品转眼就变成明日黄花。因此,更需要深入的与严格的文艺批评。同时我想,我们不但需要有及时的评奖和及时的评论,也还需要更从容、更加经过深思熟虑的、从长计议的评奖与评论。我认为,条件成熟时,逐步设立更高一级的对于文学作品的国家奖励制度,是适宜的。

同志们,我们的发奖大会是在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是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召开的,是在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召开的。让我们共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珍惜与正确运用来之不易的创作自由,解放思想、深入生活,通过刻苦扎实的艺术劳动,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的伟大国家、伟大时代与伟大生活的新作来。



前排左起：

后排左起：

金河 杨子敏 崔道怡 李国文 王愿坚 王 蒙 葛洛 邓友梅 李希凡 束沛德 肖德生
 邹志安 王凤麟 宋学武 陈 冲 铁 凝 张 炜 何立伟 白雪林 王中才 邵振国 张 平 映 泉 陈世旭

目 次

评奖与奖评.....	王 蒙	1
——在中国作协三项评奖发奖大会上的讲话		

宋学武

干 草.....	1
----------	---

陈 冲

小厂来了个大学生.....	21
---------------	----

邵振国

麦 客.....	57
----------	----

白雪林〔蒙古族〕

蓝幽幽的峡谷.....	93
-------------	----

金 河

打鱼的和钓鱼的.....	105
--------------	-----

史铁生

奶奶的星星.....	125
------------	-----

铁 凝

六月的话题.....	163
------------	-----

邹志安

哦，小公马.....	171
------------	-----

王中才

最后的塹壕..... 193

映 泉

同船过渡..... 213

张 平

姐 姐..... 243

王凤麟

野狼出没的山谷..... 261

李国文

危楼记事..... 291

苏叔阳

生死之间..... 335

张 炜

一潭清水..... 351

梁晓声

父 亲..... 367

何立伟

白色鸟..... 397

陈世旭

惊 涛..... 405

思考与追求的新收获..... 肖德生 431

——读一九八四年获奖短篇小说



宋学武

宋学武，男，一九四七年
生，辽宁省康平县人。一九六
八年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
一九七〇年入伍，历任班长、
文书、干事等职。现在沈阳部
队大连第一疗养院政治部从事
宣传工作。一九八四年入解放
军艺术学院读书。

一九八二年发表处女作
《敬礼！妈妈》，获一九八二年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
在地方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多
篇。

干 草

人若从小养成一种习惯，真是难以改变。我离开农村十多年了，直到现在，不仅乡音未改，而且非常顽固地保留着辽东农村的某些习惯。比如，我喜欢吃炖菜，茄子、土豆、酸菜、鱼、肉……只要能炖的，我都喜欢炖着吃。单说吃鱼吧，什么炸鱼、熏鱼、糖醋鱼、滑溜鱼，我都觉得淡而无味。倘若用清水炖，微火煨，佐以葱、姜、蒜、花椒、大料，熟时再投放一点香菜末，那滋味，绝了！而且，千滚豆腐万滚鱼，时间越长，肉儿越嫩，味儿越醇。再比如，我喜欢闻草的香味。我和妻谈恋爱逛公园的时候，她总是在花坛间流连忘返，我却愿意躺在草坪上尽情地享用草的芳香。我总是固执地以为，花香不如草香。花香可以使人联想到雪花膏、花露水，给人一种油腻的感觉，而草香，却常常使我想到干活干累了，敞开衣襟，抖掉一身热汗，或者饿了，渴了，啃一穗青嫩的煮包谷，或者掬一捧清粼粼、凉丝丝的山泉；花香可以使人陶醉、疏懒，而草香可以使人神清气爽、奋发向上。总之，每当我躺在酥软、厚密、

繁茂的草地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这感觉，不亚于平原人见到高山，内陆人见到大海。这时，我总想情不自禁地喊两声，唱几句，然而又总是苦于无法表达，只好拔几根草茎，衔在嘴里，吸吮着草的鲜嫩的汁液，象嚼甘蔗一样。倘若是干草，那就更美了。灼热的太阳把草香全都榨出来，浓缩成浓重的苦艾味，然后，微风揉着湿润，再把它稀释、冲淡、沁人心脾，真有舒筋活血甚至净化灵魂之功效。特别是大雪封地的冬天，一切绿色的生命都停止了。如果扒开干草垛，一股熏人欲醉的香气扑面而来，你会发现草叶上仍然泛着淡淡的青绿，仿佛这是从绿的矿石里提炼出来的。这时，你不能不感到造化的伟大、生命的不朽……

不过，妻对我的这种习惯总是不大以为然。她甚至近乎讥消地挖苦我说，这不过是一种农民习气。也难怪：在城里长大的她，怎么能理解我的这种对于草的特殊情感呢。

我和妻旅行结婚，刚刚游历过杭州、苏州、黄山、太湖，转了大半个中国，下了火车上汽车，马上就要回到我的辽北家乡了。我似乎已经感受到一股淡淡的乡土气息，仿佛闻到了家乡的炖菜和草香，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那块土地上。是急于向乡亲、伙伴们夸耀我的娇妻呢，还是急于向妻夸耀我的乡亲和伙伴，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可是，我突然发现，妻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在我们旅行之前，妈就托人写信再三叮嘱我：要和你媳妇事先说好，咱家穷，别嫌弃。即便嫌弃，也要忍耐几天，免得落人笑话。我知道，妈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据说，村里有个在外面做事的人，从城里领回个媳妇，只住了一个晚上便跑了，从此成了全村人的笑谈。

我的心于是也开始紧缩起来，妻倒不至于住一个晚上就往回跑，这我相信。但家乡毕竟没什么好玩的。它既没有北国荒原那种粗犷和广阔，也没有南方山水那种清秀和俊美。它甚至没山没水，只不过一岭黄沙，几撮泥房，几缕炊烟罢了。稀稀拉拉的几棵老榆树，歪歪斜斜地立在乡道边，不知何年何月留下来的，早已老朽不堪。倒是有一片柏树林，可惜长在一片坟地里。我们那地方的人都迷信，大人孩子都怕鬼、怕死人，除了清明节，绝对没有人到那里去。

唯独可以向妻炫耀的，就是门前那片大草甸子。那是我记忆中的一片草原。可是，草甸子几经沧桑，多次变迁，现在究竟什么样了，我已全然不知。临行前，我曾经问过草甸子的事，家里来信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是的，我就要回来了。我就要知道了。可是妻能感兴趣吗？我不妨先把我记忆中的草甸子讲给她听。

草甸子离我家只有一里之遥，不很大，宽不过五里；长也不过十五里。后来，我有幸到过呼伦贝尔大草原，草甸子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比较起来，简直太小了，小得实在可怜。可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它却是那么辽远，那么空阔。我常常躺在深深的草丛中，吸吮着草的芳香，仰望着浮动变幻的白云，想象着远处天地相接的地方。草甸上星星点点的几只羊，在绿色的波涛里时隐时现，象白色的云朵，可惜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偶尔有一只兀鹰，静止不动地挂在天空，展开双翼，呆呆地注视着草地，仿佛随时准备猎取草丛中的青蛙或者田鼠；间或掠过云端的一群雁的叫声，不知道在多么遥远的天际激起回声，给这恬淡、静谧的草甸子带来无限

生机；有时，绿色的气浪把打瓜鸟子从密草深处托起，飘逸多姿地浮游在空中，一会儿在高空消失踪影，只剩一个小黑点在闪动，一会儿又翻转双翼，在阳光下一明一灭地辉耀着。看着这迷人的景象，我长久地冥思、幻想，几乎忘掉了少年的一切烦恼和苦闷。

中午或者晚上，常常看到一个光着膀子或者光着膀子披着蓑衣的老人在草甸子上巡视，那是看守草甸子的磕巴舅舅——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磕巴舅舅何以成为我的舅舅，也许很早很早以前，他和姥姥家有点沾亲带故吧。乡亲屯亲，两方世人也是亲。如果考查起来，农村自然村落之间，总能找到最初的血缘关系。磕巴舅舅斜挎一支火药枪，肩上扛着一把大扇刀，从没腰深的草中蹚过去，惹动一群打瓜鸟子在他头上“呱呱”地叫。但从未听见他放过一枪，也从来没有见他伤害过草甸子上任何一个生灵。

经常和我一块去草甸子上玩的是小草和邻居家的大青哥。大青哥姓郑，大名郑国维。听这个名字很有点气魄。我常想，如果大青哥当个副总理什么的，这名字大概也不算俗气吧。可惜他现在还是个农民。乡下人命苦，人穷，没文化，但在起名字上却是极有讲究的，什么国维、国栋、文举、鹏飞、殿军、英臣等等，用现代城里人的眼光，这些名字旧是旧了点，但在乡下，却寄托了庄稼人的无限希望和憧憬，对民族、对国家、对自己、对后代。小草只小我一岁，是磕巴舅舅的独生女儿，三岁上死了娘，父女俩相依为命，生活虽然不算清苦，但也不比别人富裕。她那窄溜溜的脸上，天生一对大而亮的眼睛，那形象，就象她的名字：瘦小而不羸弱，秀美而不轻浮。

我们三个极要好，常常结伙到草甸子上捉蚂蚱。

捉蚂蚱是很惬意的。中午和晚上最多。我们在绿绿的草地上奔跑，惊起一群群蚂蚱翻飞。但这东西很机灵，很敏捷，我们怎么也捉不到。有时为捉一只“扁担钩”^①或者螳螂，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追一程，它就飞一阵，我们停下来，它也停下来，好象故意引逗着我们。当我们真的认真起来穷追不舍的时候，那东西却展开银亮的翅膀远走高飞了。后来，磕巴舅舅告诉我们，捉蚂蚱得早上去。但早上露水太大，浓重的露水象银锈一样铺在草甸子上，我们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几条暗黑的、溪流一样的痕迹。鞋子、裤脚，以及全身被露水打湿了，湿透了，凉凉地贴在身上。我们却不在乎，因为那些蚂蚱比我们更狼狈。它们被露水打得呆头呆脑，伏在草叶上飞不起来。我们很快捉到许多，用草梗穿上，高高兴兴拿回家喂鸡去。我和大青哥不管谁捉到“扁担钩”，都要送给小草，小草小心翼翼地捏着它两条修长的大腿儿，一边抖动着一边念叨着：

“扁担扁担钩儿，你挑水，我碴粥。”

按家乡的习俗，挑水是丈夫的事，做饭是媳妇的事，就象中原地区的男耕女织一样。只不过我们那地方穷，男人无地可耕，女人也无布可织，挑水和碴粥最能代表夫妻之间的分工了。我和大青哥为此笑她、羞她，她却说：“你们有能耐，长大了别挑水呀！别娶媳妇呀！”磕巴舅舅听见了，总是笑着嗔怪道：“孩子家家的，真、真、真不知道害臊。”

磕巴舅舅说话不利索，断断续续的尽逗点儿，不到特别高兴或者特别愤怒的时候，他是轻易不肯开口讲话的。遇到生人或者着急的时候就越发磕巴得厉害，简直象唱歌。大人们常常

① 扁担钩：是一种大蚂蚱。长腿、尖头，成扁担钩状。

拿他开心、取笑，孩子们也常常学他、乐他，他从来不生气，反倒觉得这很好，好象能给别人带来一点快乐。只是对那些没大没小的孩子，他才会笑骂道：“妈、妈巴子的，不学好，学、学磕巴！”天生一副好脾气。据说有一次，一个陌生人向他问路：“老、老乡，到县城怎、怎么走？”磕巴舅舅惊异地看着这个陌生人，就是不肯回答。陌生人有点火了，骂骂咧咧地走了。他才憋红了脸，十分认真地对过路旁观的乡亲说：“不是我、我、不告诉他，我是怕他说、说、说我学他。”磕巴舅舅脾气好，心也好。

别看磕巴舅舅嘴笨，手却巧。他会用草梗编织各种各样的草制品。什么花篮、器皿、草帽、蓑衣、蝈蝈笼，都会。而且选择各种颜色的草梗编成各种图案，什么花鸟、人物、山水、禽兽，都有。总之，男孩子玩的，女孩子戴的，大人们用的，屋里边摆设的，他都编。几乎家家都有他的“作品”。现在想来，这些草制品真不知道要比城里卖的好些工艺美术品强多少。

中午，天空没有一丝儿云，炽烈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草甸象疲倦了的大海。鸟儿们大概都潜向草底纳凉、睡觉去了，只有不甘寂寞的蝈蝈此起彼伏地鸣唱。偶尔有一阵微风拂过，平静的草原即刻骚动起来，涌起一圈圈绿色的涟漪。不知道风从什么地方扯过一个云块，从太阳面前掠过，于是可以看到一片阴影在草地上奔驰。阴影过后，草甸子更绿了，太阳也更明亮了，就象刚刚用抹布擦过一样。

磕巴舅舅把蓑衣铺在一棵歪脖子老榆树的树荫下，远远地照看着，或者把那把大扇刀骑在胯下，“唰——唰——”地磨着，不时用指甲试试刀刃。刀头是新换的，好象还不那么锋利。长长的刀柄不知用了多少年了，手握的地方被汗水浸渍，让老茧